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五十九回 孝女於歸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雙親

男子生當室，嬌娃合有家。惟願三從賢淑女，頻繫瓜瓞始堪誇，鐘鼓樂無涯。 特色獅嘯掄彩，驕頑雌唱推過。豈若內官榮且樂？守甚麼豺虎凶蛇，賭氣割雞巴？

——右調《破陣子》

再說薛教授家擇了四月初三日過聘，五月十二日娶親。狄家擇於五月初十日鋪牀，一切牀、桌、廚、櫃、粗器器皿都在本家收拾停當。至於衣裳、首飾、錫器之類，都在相棟宇家安排。狄員外夫婦只愁鋪牀的吉日，恐怕素姐跑將出來，行出些歪慙的事，說出些不省事的話，便不吉利，正在愁煩。可說薛夫人在家要著人接了素姐回去，看著鋪牀。薛教授道：「雖是咱家閨女，卻是他家的媳婦。他家一個小姑兒今日鋪牀，做嫂子正該忙的時候，如何反接他回家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你也是病的糊塗，忘了閨女的為人！他那裡鋪牀圖個吉慶，叫他在那裡不省事起來，親家婆病病的，惱的越發不好；不如接他來家，自己家裡，憑他不省事罷了。」薛教授道：「你說的極是！快叫個媳婦子接他去！」

薛夫人隨叫了薛三槐娘子先見狄婆子、狄員外。狄婆子道：「你家今日正忙哩，怎還有工夫到這裡？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俺娘多拜上狄大娘，叫接姐姐家去哩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他不給他小姑兒鋪牀麼？」薛三槐娘子走到狄婆子跟前，悄悄說道：「俺娘說：今日是這裡姐姐的喜事，恐怕他韶韶擺擺的不省事，叫接他且往家去。」狄婆子道：「你叫他收拾了去，脫不了這裡也沒有他的事。」

薛三槐媳婦看著素姐收拾，梳了頭，換了鞋腳，一腳蹬在尿盆子裡頭，把一隻大紅高底鞋、一隻白紗灑線褲腿、一根漂白布裹腳，都著臭尿泡的精濕，躁得青了個面孔，正在發極。狄希陳一腳跨進門去，素姐罵道：「你是瞎眼呀，是折了手呀？清早起來，這尿盆子不該就順著手擲出去麼？這弄我一腳，可怎樣的？倒不如你叫強人卸割了，我做了寡婦，就沒的指望！你又好轟在我的跟前！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來？姐夫越發該替你端起這尿盆子來了？」

只見小玉蘭走進房來。薛三槐娘子道：「小臭肉！姑的尿盆子，你不該端出動？放到這盞，叫姑端這們一腳！你看我到家說了，奶奶打你不！」素姐道：「我叫他把個丫頭捻出外頭睡來麼？既是捻出丫頭去了，這丫頭的活路就該他做。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什麼好人！叫他在屋裡睡，是圖他到外頭好揚名哩！」素姐抖擻著尿裏腳發恨。狄希陳唬的個臉蠟渣黃，逼在牆上。薛三槐娘子道：「姐夫，你且替我出動，叫姐姐看著你生氣待怎麼？這裡姐姐待不眼下就過門了？要這們降罰二哥，我看你疼不疼。」素姐道：「那麼，要是小巧妮子敢象我似的降俺兄弟，他不休了他，我也替他休了！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極好！誰似俺姐姐這等公道！」

狄希陳得了這薛三槐娘子的話，拿眼看著素姐的臉色，慢慢的往外溜了出去，擦眼抹淚的進到他娘屋裡。老狄婆子說道：「俺小老子！你一定又惹下禍了！今日是妹妹的喜事，你躲著他些怎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誰敢惹他來？他自家一腳插在尿盆子裡，嗔我不端出去，罵我瞎眼折手哩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你可也是個不肯動手的人！兩口子論的甚麼？你問娘，我不知替他端了少溺盆子哩。你要早替他端端，為甚麼惹他咒這們一頓？」

正說著，薛三槐媳婦說道：「姐姐待往家去哩，爽利等娶過這裡姐姐可來罷。」又問：「今日去那頭鋪牀的都是誰們？」狄婆子道：「相家他姘子，崔家他姨，相家他嫂子，算計著是你姐姐共四位；如今你家姐姐去了，正愁單著一位哩。算計請他程師娘，他不知去呀不？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狄大娘不去麼？」狄婆子道：「我動的到去了。這怎麼去？」薛三槐媳婦道：「狄大娘，你還自家去走走。這是姐姐的喜事，還有甚麼大起這個的哩！叫劉姐替狄大娘梳了頭，穿上衣裳，坐著椅子轎兒抬到那裡，也不消行禮。一來看著與這裡姐姐鋪牀，一來也走走散悶。怕怎麼的？是別人家麼？」狄婆子道：「什麼模樣？往那椅子上拉把抬著，街上游營似的，親家不笑話，俺那媳婦兒也笑話。」素姐在門外說道：「你去，由他！我不招你做女婿，我不笑話！」

狄婆子也沒理論，打發薛素姐們去了。薛三槐娘子把那幾位客合與狄婆子說的話都對著薛夫人說了。薛夫人道：「你說的極是。你流水快著回去，好歹請了狄大娘來走走。」薛三槐娘子復回身去再三懇請，狄婆子再三推辭。只見請程師娘的人回來說道：「程師娘說：『多拜上哩，家裡有要緊的事，脫不的身，要早說還好騰挪，這促忙促急的，可怎麼樣著？』叫另請人罷。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這不是程師娘又不得來？還是狄大娘你自家去好。鋪牀是小事，狄大娘，你不去，就是那頭姘子和姨去；狄大娘，你不自家經經眼，不怕悶的慌麼？」

狄婆子見程師娘又請不來，薛三槐娘子又請的懇切，轉過念來也便允了同去。喜的薛三槐娘子飛跑的回話去了。從廚房裡叫將調羹來到。狄婆子說：「你紮括我起來，我也待往你姐姐家鋪牀去哩。」調羹說：「真個麼？是哄我哩？」狄婆子道：「可不真個！請程師娘又不來，親家那頭又請的緊，我又想趁著我還有口氣兒到那裡看看。」調羹說道：「娘說的極是。我替娘收拾，頭上也不消多戴甚麼，就只戴一對鬢釵、兩對簪子，也不消戴環子，就是家常帶的丁香罷；也不消穿大袖衫子，尋出那月白合天藍冰紗小袖衫子來，配著蜜合羅裙子。」狄婆子道：「這就好。」調羹又問：「是坐轎去麼？」狄婆子道：「薛三槐媳婦也說來，我就坐了椅子去罷。到那裡，抽了槓，就著那椅子往裡抬，省的又拉把造子。」

正算計著，相大姘子、崔三姨、相於廷娘子都一齊的到了，都問說：「外甥娘子哩？」狄婆子說：「家裡接回去了。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不在這頭做嫂子去鋪牀，可往那頭充大姑子做陪客哩！」崔三姨說：「這單著一位怎麼樣著？」調羹說：「俺娘也待去哩。」眾人都說：「該去走走，怕怎麼的？這們一場大事，你自家不到那裡看看，你不冤屈麼？」又問：「巧姐呢？怎麼沒見他？」狄婆子說：「怪孩子多著哩！這兩三日飯也不吃，頭也沒梳，只是哭，恐怕他去了，沒人守著我，又怕我受他嫂子的氣。叫我說：『你守著我待一輩子罷？你守著我，你嫂子就沒的怕我，不叫我受氣了？』」他姨說：「這是孝順孩子不放心的意思。在他屋裡哩？俺去看他看去。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我也去看看巧姑，回來叫劉姐替姑娘紮括。」三人都往巧姐屋裡去了。調羹替狄婆子梳頭、穿衣，收拾齊整。若不是手腳不能動彈，倒也還是個苗實婆娘。

狄員外合棟宇、相於廷、狄希陳爺兒四個在外邊收拾妝奩。將近晌午，一切完備，鼓樂引導，前往薛宅鋪牀。狄婆子合四位堂客都也坐轎隨行。惟有狄婆子抬到街上，那孩子與那婆娘們有叫大娘的，有叫孀子的，都大驚小怪的道：「噯呀！怎麼坐著明轎哩！」

薛家請的是連春元夫人、連趙元娘子。薛夫人、薛如卞娘子連氏並素姐共五位，迎接堂客進去。薛三槐媳婦、狄周娘子接過狄婆子的轎來往裡就抬。狄婆子道：「這五積六受的甚麼模樣！可是叫親家笑話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狄親家說的是甚麼話！這貴恙只有憐恤的，敢有笑話親家的理？」薛三槐娘子就要把狄婆子抬到當中。狄婆子說：「休，休！你抬到我靠一邊去，這裡還要行禮哩。」薛夫人道：「這裡就好，背駱拉子待親家的。」狄婆子對薛三槐娘子道：「你們休要躁我。下邊行禮，我象個泥佛似的，上頭猴著，好看麼？」崔三姨說：「是呀，你依著狄大娘，臨坐再抬不遲。」然後抬到東邊牆下，朝西坐著。眾人都行過禮，就著狄婆子東邊暫坐吃茶，等著巧姐屋裡支完了牀，然後大家進房擺設。惟連夫人不曾進去，陪著狄婆子在外邊坐的。收拾完了，然後抬了狄婆子進房一看。

收拾停妥，方待遞酒上座，眾人又都要請龍氏相見。薛夫人道：「只怕他使著手哩，少衣沒裝的，怎麼見人？你去叫他出來麼。」眾人且不遞酒，等了一會，龍氏穿著油綠縐紗衫、月白湖羅裙、白紗花膝褲、沙藍綢扣的滿面花彎弓似的鞋，從裡邊羞澀澀的走出來與眾人相會。薛夫人又叫他走到狄親家跟前敘了些寒溫，然後大家告坐上席，俱讓狄婆子首坐。他因身上有病，又說客

都是為他來的，讓了相棟字娘子一席，崔三姨二席，狄婆子三席，連春元夫人四席，相於廷媳婦連趙完娘子都是旁坐。相於廷的媳婦，連趙完的娘子、薛如下的娘子都與婆婆告座。相於廷娘子又先與狄、崔兩個姑娘告坐，惟素姐直拍拍的站著，薛夫人逼著，方與狄婆子合他大妗子三姨磕了幾個頭，俱都坐下。龍氏告辭，說後邊沒人照管，遍拜了幾拜，去了。

上完三、四道湯飯，素姐起來往後邊去，相於廷娘子也即起來跟著素姐同走。素姐說：「我害坐的慌，進來走走，你也跟的我來了！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你害坐的慌，我就不害坐的慌麼？又沒的話說，坐的只打盹。」素姐說：「咱住新人屋裡坐會子罷。」兩個把著手在那新支的牀沿上坐下。素姐坐在左首，相於廷娘子把他擠到右邊說道：「我是客，我該在左手坐。」坐下說道：「快取交巡酒來吃！」素姐說：「嗔道你擠過我來，你待占這點子便宜哩。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這牀明日過一日，後日就有人睡覺了。」素姐坐著，把牀使屁股晃了一晃，說道：「我看這牀響呀不，我好來聽幫聲。」

相於廷娘子道：「你聽他待怎麼？你與其好聽人，你家去乾不的麼？誰管著你哩？」素姐說：「我是你麼？只想著乾！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我好乾，你是不好乾的？」素姐道：「我實是不好乾。我只見了他，那氣不知從那裡來，有甚麼閒心想著這個！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可是我正沒個空兒問你，你合狄大哥象烏眼雞似的是怎麼？說他又極疼你，又極愛你；你只睏拉他不上，卻是怎麼？一個女人在家靠爺娘，嫁了靠夫主哩。就是俺姑娘，我見他也絕不瑣碎，俺姑夫是不消說的了，你也都合不來？」素姐說：「這卻連我自己不省的。其實俺公公、婆婆極不瑣碎，且極疼我，就是他也極不敢衝犯著我，饒我這般難為了他，他也絕沒有絲毫怨我之意。我也極知道公婆是該孝順的、丈夫是該愛敬的，但我不知怎樣一見了他，不由自己就象不是我一般，一似他們就合我有世仇一般，恨不得與他們俱生的虎勢。即是剛才人家的媳婦都與婆婆告坐，我那時心裡竟不知道是我婆婆。他如今不在跟前，我卻明白又悔，再三發狠要改，及至見了，依舊又還如此。我想起必定前世裡與他家有甚冤仇，所以神差鬼使，也由不得我自己。」

相於廷娘子道：「只怕是那娶的日子不好，觸犯了甚麼凶星！人家多有如此的，看了吉日，從新另娶；再不叫個陰陽生回背回背；若只管參辰卯酉的，成甚麼模樣？」素姐說：「我娶的那一日，明白夢見一個人把我胸膛開割了，把我的心提溜出來另換了一個心在內，我從此自己的心就做不的主了。要論我這一時，心裡極明白，知道是公婆丈夫的，只綽見他的影兒，即時就迷糊了。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狄大哥合你有仇罷了，你小叔兒合你怎麼來？你污了他的眼，叫他大街上游營，你是個人？」素姐笑說：「我倒忘了，虧你自家想著！你是個人？慣的個漢子那嘴就象扇車似的，象汗鬚似的胡鋪搭，叫他甚麼言語沒纂著我。纂作的還說不夠，編虎兒，編笑話兒，這不可惡麼？我待對著你學學，我嫌口■，說不出來。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你小叔兒對著我學來，也沒說錯了你甚麼。」素姐說：「他胡說罷麼！我見他說的可惡極了，叫我舀了一瓢臭泔水劈臉一潑。他奪門就趕，不是我跑的快，閃了門，他不知待怎麼的我哩。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我沒問他麼？我說：『你待趕上，你敢把瘦子怎麼樣的？』」他說：『我要趕上，我照著他奶膀結結實實的挺頓拳頭給他。』」素姐說：「你當是瞎話麼？他要趕上，實乾出來。你沒見他那一日的凶勢哩！」相於廷娘子道：「我還問你。他巧姑不是你兄弟媳婦兒麼？你見了他，也象有仇的一般，換他的妝奩，千般的瑣碎，這是怎麼主意？」素姐說：「也是胡塗意思。我來到家裡，我就想起他是俺兄弟媳婦；我在那頭，也是看見他就生氣。」妯娌二人說話中間，薛夫人差人請他們入席。素姐正喜喜歡歡的，只看見狄婆子就把臉瓜搭往下一放。

稍坐了一會，狄婆子不能久坐，要先起席，薛夫人苦留。崔家三姨合相大妗子都攛掇叫狄婆子仍坐了椅子抬回家。又約說在家等他兩個明日助忙，後日又要伴送巧姐。兩人都允了，說：「去呀，去呀。」狄婆子抬回家內，脫不透的衣裳，調羹抱他在馬桶上溺了一大泡尿，方才摘■髻，卸簪環，與狄員外說鋪牀酒席的事件。相大妗子、崔三姨已都回了，相於廷娘子竟回他自己家中去訖。

十二日打發巧姐出門，這些婚娶禮節脫不過是依風俗常規，不必煩瑣。起初巧姐不曾過門之先，薛家的人都恐怕他學了素姐的好樣來到婆婆家作業。不料這巧姐在家極是孝順，母親的教誨聲說聲聽；又兼素性極是溫柔，舉止又甚端正，憑那瘦子恁般欺侮，絕不合他一般見識；又怕母親生氣，都瞞了不使母知。及至過了門，事奉翁姑即如自己的父母，待那妯娌即如待自己的嫂嫂一般；夫妻和睦，真是「如鼓瑟琴」。薛教授夫妻娶了連氏過來，叫自己的女兒素姐形容的甚是賢惠，已是喜不自勝；今又得巧姐恁般賢淑，好生快樂。

大凡人家兄弟從一個娘的肚裡分將開來，豈有不親愛的？無奈先是那妯娌不和，枕邊架說了瞎話，以致做男子的妻子為重，兄弟為輕，變臉傷情。做父母的看了，斷沒有個喜歡的光景。連氏雖也是個賢婦，起先還未免恃了父親是個舉人，又自恃了是個長嫂，也還有些作態；禁不起那巧姐為人賢良得異樣，感化得連氏待那小嬸竟成了嫡親姊妹一般。外面弟兄們有些口過，當不得各人的妻子也要枕頭邊一頓勸解，憑你甚麼的氣惱也都消了。這薛教授兩老夫妻，倒真是佳兒佳婦。薛夫人又甚是體貼巧姐的心，三日兩頭叫他回來看母。薛如兼也甚馴順，盡那半子的職分。

狄員外與婆子兩個見巧姐能盡婦道，又是良公善婆、純良佳婿，倒也放掉了這片心腸。只是兒婦薛素姐年紀漸漸長了，膽也愈漸漸的大了，日子漸漸久了，惡也愈漸漸的多了，日甚一日，無惡不作。往時狄婆子不病，人雖是怕虎，那虎也不免怕人；如今狄婆子不能動履，他便毫無拘束，目中絕不知有公婆，大放肆，無忌憚的橫行。曉得婆婆這病最怕的是那氣惱，他愈要使那婆婆生氣，口出亂言，故意當面的胡說；身又亂動，故意當面的胡行。

那狄婆子起初病了，還該有幾年活的時候，自己也有主意，憑他作業，只是不惱。旁人把好話勸他，一說就聽。他合該晦氣上來：那素姐的歪慳，別人還沒聽風，偏偏的先鑽到他的耳朵；別人還沒看見，偏偏的先鑽到他的眼孔；沒要緊自己勃勃動生氣，有人解勸，越發加惱，一氣一個發昏，舊病日加重。素姐甚是得計，反說調羹恃了公公的寵愛，凌辱他的婆婆，氣得他婆婆病重。算計要等他婆婆死了，務要調羹償命。又說調羹將他婆婆櫃內的銀錢首飾都估倒與了狄周媳婦。

調羹平日也還算有涵養，被人趕到這極頭田地，便覺也就難受，背地裡也不免得珠淚偷彈。狄希陳一日在房簷底下，看見調羹揉的眼紅紅的，從那裡走來。狄希陳道：「劉姐，你又怎麼來？你凡事都只看爹娘合我的面上，那風老婆，你理他做甚？往時還有巧妹妹在家，如今單只仗賴你照管我娘，你要冤屈得身上不好，叫我娘倚靠何人？他的不是，我只與劉姐陪禮。」調羹道：「這也是二年多的光景，何嘗與他一般見識？他如今說我估倒東西與狄周媳婦，這個舌頭，難道壓不死人麼？這話聽到娘的耳朵，信與不信，都是生氣的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咱只不教娘知道便了。」

誰知他二人立在簷下說話，人來人往，那個不曾看見？卻有甚麼私情？不料素姐正待出來，看見二人站著說話，隨即縮往了腳，看他們動靜。說了許久，狄周媳婦走來問調羹量米，三人又接合著說了些話。素姐走到跟前，唬的眾人都各自走開。素姐發作道：「兩個老婆守著一個漢子，也爭扯得過來麼？沒廉恥的忘八淫婦！大白日裡沒個廉恥！狄周媳婦子，替我即時往外去，再不許進來！這賊淫婦，快著提溜腳子賣了！我眼裡著不得沙子的人，您要我的漢子！……」狄希陳見不是話，撒開腳就往外跑。素姐震天的一聲喊道：「你只敢出去！跟我往屋裡來！」狄希陳停住腳。唬得臉上沒了人色，左顧右盼，誰是他的個救星？只得象豬羊見了屠子，又不敢不跟他進去。

素姐先將狄希陳的方巾一把揪將下來，扯得粉碎，罵道：「我自來不曾見那禽獸也敢戴方巾，你快快的實說！那兩個婆娘，那個在先，那個在後？你實說了便罷！你若隱瞞了半個字，合你賭一個你死我生！」可恨這個狄希陳，你就分辯幾句，他便怎麼置你死地？他卻使那扁擔也壓不出他屁來，被他拿過一把鐵鉗，擰得那通身上下就是生了無數扭紫葡萄，哭叫「救人」，令人不忍聞之於耳。

這般聲勢，怎瞞得住那狄婆子？狄婆子聽得狄希陳號啕叫喚，對狄員外道：「陳兒斷乎被這惡婦打死，你還不快去救他一救！」狄員外道：「一個兒媳婦房內，我怎好去得？待我往他門外叫他出來罷。」及至狄員外走到那裡呼喚，狄希陳道：「他不吩

咐，我敢出去麼？」狄員外道：「我又不好進屋裡拉你，乾疼殺我了！」只得跑去回狄婆子的話。

狄婆子不由的發起躁來，嚷道：「我好不容易的兒還有第二個不成！你們快抬我往他屋裡去！」兩個丫頭把狄婆子坐了椅轎抬到素姐房中。狄婆子道：「你別要打他，你寧可打我罷！」素姐見婆婆進到房中，一邊說：「我放著年小力壯的不打，我打你這死不殘的！」一邊將狄希陳東一鉗，西一鉗，一下一個紫泡。狄婆子看見，只叫喚了一聲：「罷了！我兒！」再也沒說第二句，直瞪了眼，扭青了嘴唇，呼呼的痰壅上來。

素姐到這其間，還把狄希陳擰了兩下。抬轎的丫頭飛也似報與狄員外知道。狄員外也顧不得嫌疑，跑進屋裡去，看了狄婆子這個模樣，只是雙腳齊跳，說道：「好媳婦！好媳婦！可殺了俺一家子了！」煎了姜湯，研了牛黃丸，那牙關緊閉，那裡灌得下一時？流水差人往薛家去喚巧姐，剛還未曾進門，狄婆子已即完事。

巧姐拉了素姐抬頭，只說：「你還我娘的命來！我今日務不與你俱生！」素姐還把巧姐一推一攘的說道：「自有替他償命的，沒我的帳！」他絕沒一些慌獐。薛教授聽見素姐拷打丈夫，氣死婆婆，剛對了薛夫人說道：「這個冤孽，可惹下了彌天大罪，這凌遲是脫不過的！只怕還連累娘家不少哩！」往上翻了翻眼，不消一個時辰，趕上親家婆，都往陰司去了。

薛如兼正在丈母那裡奔喪，聽說父親死了，飛似跑了回家。素姐乘著人亂，一溜煙走回娘家。薛夫人看見，哭著罵道：「作孽萬刮的禽獸！一霎時致死了婆婆，又致死了親父！只怕你也活不成了！」龍氏道：「沒帳！一命填一命。小素姐要償了婆婆的命，小巧姐也說不的替公公償命！」

薛夫人正皇天爺娘的哭著，望著龍氏噓了一口，道：「呸！小巧姐打婆罵翁的來？叫他替公公償命！」龍氏道：「這是咱的個拿手，沒的真個叫孩子償了命罷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你就不叫他償命，可也情講，難道合人歪纏？纏的人動了氣才不好哩！累不著娘家罷了，要累著娘家，我只把你一盤獻出去！」素姐到了這個地位，方才略略有些怕懼。各家都忙忙的置辦後事，狄員外催著女兒巧姐回家與公公奔喪，薛夫人也再三催逼了素姐回去。至於喪間，素姐怎生踢蹬，相家怎生說話，事體怎樣消繳，再聽後回接說。